

耕耘在文化的旷野

王芳

刚客居太原时,于写作之路是迷茫的,看不清前路的我,走在太原的每一条街巷,都觉得人流如注之中的自己,渺小如蚁。天地之大,该如何安身呢?

“挑挑拣拣”,选中了戏曲作为写作对象,原因在于,戏曲是自己热爱的事物。而要把戏曲转成文学,是条寂寞又宽阔的路。思定,迅即动手,有了与戏曲有关的几本书。

《戏中山河》出版后,我却感知到了写作的瓶颈,写人写史写事都有了一定的桎梏。抚摸着《戏中山河》中的赵氏孤儿章节,与考古人相关联的日子跳荡在心头。捋清楚赵氏孤儿故事发生地,需要弄清楚晋国都城,这就有了与考古人的交往。考古是如此有意思,一把考古铲可以为历史证实或证伪。一头扎进考古工地,写出了《大地密语》,用自己的方式重现山西历史。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让我自己顿悟的过程,当一个领域开掘到一定程度,不能突破自己的时候,不妨扩展更多领域,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突破。

这个“突破”,也不一定是通常文学定义上的突破,毕竟在更多文学人看来,迈向心灵与人性深处的脚步才是文学的归宿。每个人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。

在不断的拓展中,我走向了遗迹、遗存、古建、文物,甚至是饮食。今日我把思维凝注在笔端的时候,这该怎么归类呢?书写晋国时的感觉“蹠蹠”出来,旷野,是旷野,文化的旷野,无边的旷野。

我这才意识到,我是耕耘在文化的博大中。表里山河孕育了万物,这万物提供给我丰沛的滋养,我可以用各种姿势畅游,在各种土地上种瓜点豆。

当然,这样的耕耘,不能脱离文学本色。如果忘记用文学方式去栽种,就会成为研究者、爱好者、导游等任何一个身份。这是我在写作中时刻提醒自己的一条。

《大地上的遗珍》,是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“山西文化记忆”丛书中的一本。当时这个项目把36个文化记忆进行分类,我分到的是遗址遗存,其中丁村、陶寺、晋国等遗址涉及考古内容,这应该是出版社和编撰者选中我的原因,我有深入考古的经历。

显而易见,这是命题作文。但命题作文要在规定的大概框架下,写出独立风格来,写出所思所见来,如同采风

文章,不能写成“采风风格”一个道理。

陈为人老师曾说过,《大地上的遗珍》中写得最好的是云冈石窟。我想,可能陈老师的着眼点在个人感受和知识深度的结合。而我认为最难写又挺得意的是晋商这一篇。

晋商在山西是大版块,研究者、书写者何其多,要发掘出新意,相当有难度。苦思冥想,也总是不得法,写了三次,推倒了三次。直到买到一本书,是美国人梅维恒和瑞典人都乐融合著的《茶的真实历史》。书中的中国茶,要穿过茫茫戈壁和风雪交加的西伯利亚,最终抵达伏尔加河流域的下诺夫哥罗德集市,这是俄罗斯最大的商品集散地。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王公贵族,还是乡下的农民,都把茶视作国饮。当诗人普希金那句“最甜蜜销魂的,莫过于捧在手心的一杯茶,化在嘴里的一块糖”在我心中反复咀嚼的时候,我的眼前是马,是驼,载着茶叶走在万里茶道上,而给俄罗斯带来国饮的人,是晋商。

破题了,真开心。我慢慢呼吸到晋商的不易,仿佛看到无数晋商遗存中残留的温度,我似乎触摸到了从舜帝而始的漫漫商道。

与此相同,其他篇章都需要一个这样与众不同的切入点;写盐池,是从曾做过河东盐政的孙嘉淦开始的;写陶寺,是从秋分去那里观日出开始的;写晋国,是从晋国博物馆如何建造开始的;写云冈石窟,是从一场大火开始的;写五台山,是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开始的;写平遥古城,是从阿拉善的董姓商人开始的……

有好的切入点,也就成功了三分之一。

说到《无声大言: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》(三晋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),是我涉足山西古建筑的新书。

如今的山西古建,火得一塌糊涂,但我起心动念在几年前,也不算赶大热门,只是写得慢了一点。面对众人关注、多人书写的古建筑,要挖掘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,也挺难的。这是我选择的一本书,自由度相对大一些。仔细琢磨过,考虑到朝代和地域分布,最终选定了从唐代佛光寺到明代飞云楼,把古建筑嵌回曾经的时空中去,用12个古建筑串联起木结构建筑的发展脉络,用古建筑串联山西历史。

这样的设定,是基于自己的认识,也可以交给喜欢古建筑的朋友一份时空地图。读了它,可以懂得技术和艺术,感受古建筑无声中的大言,用网友的话说,也是古建筑的无言大声。

该怎么书写它呢,当然不能写成讲解词。

佛光寺的光影和飞鸟、天台庵的空旷屋架、镇国寺的京城疑云、晋祠里的木雕蟠龙、华严寺的天官楼阁、应县木塔上的众多牌匾、开化寺里的大患禅师、崇福寺的建造原因、永乐宫的元代《度人经》、牛王庙戏台与元杂剧作家的关系,崇善寺里的工匠来源、飞云楼的无人吟诵,带给我各种谜题,猜谜的过程总是让人兴奋,这是人的猎奇本色,解谜就是每篇文章的切入点。

但切入点找到,并不是成功。

文化的浩瀚,并不能以新奇解决,还得要有扎实的内容,且得有广度和深度。

掌握每一个文化点的全部秘密,需要拥有足够多的资料,这要感谢自己的日常阅读,最起码知道资料在哪里。

熟读资料后,要进行文学转化。

这就是作家的好处了,我本身以散文起步,又在接触祝勇、夏坚勇等人的著作后,坚定了自己走上文化散文的路途。用散文语言和结构去解决问题,可谓轻车熟路。

要声明的是,戏,有一戏一格的说法;书,也要有一书一格的想法,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在《大地上的遗珍》中,文学成分多一些,情感充盈在知识点中。《无声大言》偏理智一些,给出的知识点更多,会损失一点文学性。所以用特定的框架去框范每一本书,会有不如意处,而我理解的作品,是写得好看,让人拿得起就放不下。对与错,交给读者去品评。

山西文旅方兴未艾,带给广大游客一个什么样的山西,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,我希望经我手介绍的山西,广博而悠远,美丽且时尚,有深度有温度,让人觉得物有所值,为此我愿倾尽我所有的力量,哪怕穷经皓首,哪怕行走荒野。

生命有限,而文化之旷野无涯,在其中耕耘和收获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实现自己的理想,无他,写,就对了。

晋祠圣母殿 (AI生成)



《无声大言》书影

古建不语 故事传情

——《无声大言:时空深处的山西古建》赏读

韩玉峰

在历史的长河中,生活在唐代佛光寺东大佛殿的殿主人、送供人和守寺人宁公遇、民国才女林徽因,因佛光寺东大殿产生了奇妙而动人的交集,共同谱写了一曲守护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。

王芳带领读者走进“时光序列里走来的千年花园”晋祠。晋祠,好写吗?难矣!歌咏晋祠的诗文从古至今车载斗量,难以胜数。唐有伟大诗人李白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“百尺清潭写翠娥”,今有著名散文家、新闻理论家梁衡《晋祠》一文入选语文教材。

王芳独具一格,别出心裁,写晋祠的左右盘旋近千年的八条龙,它们守护着北宋建筑的典范圣母殿,守护着悬瓮山下的千家万户,确保他们岁岁平安。她写华夏儿女家喻户晓的桐叶封弟,开启了晋国六百年兴衰史;写风雷宝地难老泉,“悬瓮之山,晋水出焉”(《山海经》);写33尊造型生动、美眸流盼、穿越尘烟,从宋代飞来的仕女,人人栩栩如生,个个活灵活现;写李世民与《晋祠之铭并序》,可见作者站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展现民族精粹的高度书写。

王芳的笔下美美与共,晋祠恢宏灿烂。

作者的引导激起读者的相应联想,想到范仲淹的“神哉叔虞庙,地胜出佳泉”“皆如晋祠下,生民无旱年”(《题晋祠》);想到明代诗人于谦的“悬瓮山前境趣幽,邑人云是小瀛洲……愿将一掬灵祠水,散作甘霖遍九州”(《忆晋祠风景且以致雨之意愿》);想起于谦的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

焚烧若等闲,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(《石灰吟》)。古代贤人忧国忧民、体恤众生之心天地可鉴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提出“建筑意”的建筑审美和意趣,王芳回望铺陈在三晋大地上的古建筑,感叹“人与建筑、人与历史地理、建筑与历史地理就豁然心气相通、美美与共了”。诚如王芳所言:“以树木为灵魂的古建筑,我们可以随着木头的呼吸而呼吸,随着木头的悲喜而悲喜。”

“山西古建得以保存至今,重要的是人”,他们是山西历史上的许多名人,还有普通百姓,他们的丰功伟绩铭刻在山西的古建筑史上,永志难忘!

王芳讲崇福寺,是我国现存的辽金佛寺之一,赞叹寺内的弥陀殿,“技术与艺术,很多时候是人类飞翔的两翼。技术支撑经济和进步,完成物质的积累;艺术完善文化和审美,实现精神的圆满。缺失任何一个,世界都是有缺陷的”,作者的辩证思维正是她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。

王芳认为从古至今,人们在建筑中倾注了情感和审美,兼顾了实用、坚固和美观三大原则。因此,看古建,先看屋顶,次看斗拱,三看台基。这三看,看到作家王芳跨界之作的真本事。

王芳思维活跃,语言犀利,文笔潇洒,常有佳作面世。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,在于作家生活的积累、敏锐的观察、深邃的思索。正是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于翰藻”(《昭明文选》语),此之谓也。

把薄书读厚

马三枣

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你就会既高兴又后悔。”这句话让跋涉者停住了脚步,好奇心驱使他弯腰捡起两块石头。第二天,太阳升起来了,他背囊里放出耀眼的光芒——两块石头竟然变成了价值连城的钻石。他惊喜地一跃而起,但是立刻,他懊悔地长叹一声:“如果昨天多装几块石头,该多好啊!”

如果你读完了这则寓言,只是叹一口气:“唉,这个傻子,多捡点儿石头该多好。”然后,就把书翻到了下一页,那你就成了寓言里的“傻子”了。你想想,难道寓言里讲的只是一个傻子跟两块石头的故事吗?跋涉者怕累,只捡了两块石头,这与我们往大脑里装知识,是否很相似呢?如果你怕累,只装一点儿知识,将来是不是要后悔呢?今天,多几块“知识石”装进背囊,明天,飞翔的翅膀就增添一份力量。由此,你可以继续展开联想的彩练,想到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

想到成功者的故事,想到贫困山区的小伙伴对知识的渴望,想到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是勤奋,还是懒惰……这样一来,一则小寓言就变成了一个大话题,够你思考半天,也够你写好几篇文章的了。

就这样,一边阅读,一边联想,你会把小文章读成大文章,把薄书读成厚书。



双塔

张贵桃

《西游记》的「重复」艺术

作家刘震云有句评论《西游记》的名言:“《西游记》最伟大的地方,就在于重复。”《西游记》中重复确实很多,从第1回的“势镇汪洋”,到第100回的“不罪他!不罪他!”重复内容贯穿于全书始终,或者表达强烈的感情,或者强调事情的重要。而且重复的方式多种多样,变幻莫测。

语句重复。这类重复有两种情况。

一种是重复语句连在一起。这种重复有两种方式。一是一句话后面的词语重复,如“要请个法师与他去退,去退”。这种情况出现很多,其中还出现了一个特例:“你若别处来的还好,但犯了一个‘唐’字儿,莫想去得,去得!”明明说的是“莫想去得”,重复了一下却重复成“去得”。妙啊,意思说反了,理解却不受影响,让人忍俊不禁。二是直接重复的语句,这种重复有比较长的句子,如:“这棵树成了精也!”惊叹于老杨树成了精。但更多的是三两个字的短语或独词句,如:“却说太宗苏醒回来,只叫‘有鬼!有鬼!’”惊惧之状溢于言表。最多的一次重复竟连用6个“难”字:“慌的那拿盘的小怪战战兢兢去报道:‘难!难!难!难!难!难!’”强调孙悟空不容易。

另一种是重复语句隔开了。有的间隔很近,如孙悟空学艺,连说四次“不学!不学!”但更多的是分散于各个回目中,其中有两个多次出现的词语到底该如何理解,值得一提。

“不当人子”,解释这个词的人不少,但大多是机械地抠字眼解释,如解释为“不配为人的儿子”,或者“与人子之道不相称”等。把这些解释和具体的语境对照,一点也不协调。原来“人子”二字是“不当”的语缀,是个语气助词,并无实义。这是理解这个词的关键所在。所以“不当人子”就是“不当”,不恰当、不对、不合适等表示否定的意思。如“你这小和尚胡说!不当人子!那个神圣是你的后生小厮?”把“不当人子”解释为“不对”,不是很顺当吗?

“造化”,这个词在《西游记》开篇就出现了:“欲知造化会元功,须看西游释厄传。”造化是创造化育的意思,也可以理解为机会、运气,反映的是道教“道生万物”的思想。全句意思是想要真正领悟到人生真谛,那就必须看《西游记》。以后“造化”一词在书中出现,如果都用上面的解释死搬硬套,肯定有点牵强附会。那么这个词到底该如何理解呢?我们把《西游记》中所有单独出现的“造化”放在一起看,就可以看到它和“善哉!善哉!”好!好!好!一样是赞叹的意思。为什么用词不同呢?反映的是《西游记》三教归一的思想,佛教习惯说“善哉”,道教说“造化”,一般人包括儒教说“好”。实际运用中如何确定呢?顺其自然,随感而发而已。

递进重复。这类重复,多见于描写景色和战斗场景的诗中,运用重复递进的手法一步一步展开。“奇花瑞草,修竹乔松。修竹乔松,万载常青欺福地;奇花瑞草,四时不谢赛蓬瀛”,就是这种格式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“冲天占地,碍日生云。冲天处,尖峰矗立;占地处,远脉迢迢。碍日的,乃岭头松郁郁;生云的,乃崖下石磷磷。”“滚滚盔明,层层甲亮。滚滚盔明照太阳,如撞天的银磬;层层甲亮砌岩崖,似压地的冰山。”三个例句重复而不雷同,摇曳多姿。

情节重复。《西游记》遇到需要重复的故事时,也有像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一样的探下省略和承上省略。探下省略如第42回菩萨对孙悟空说“我自有法力救他”,后边详写这些法力;承上省略如第37回“这等这等,如此如此,将那梦中话一一的说与行者。”但更多的是前边说了后边又重复,如第30回,小龙对八戒诉说他与八戒等离开后的经历,第25、26回打人参果的重复等。

《西游记》还有不少重复的地方。

“三复情节”的重复与变化。如三打白骨精、三借芭蕉扇等。

唐僧肉吃不上。每当妖怪捉住唐僧准备吃掉时,就想暂时留着,不是要请亲人,就是要请朋友来了吃,给孙悟空留下救唐僧的时间。

孙悟空分身有术。每当孙悟空与妖怪斗法需要分身时,就拔一根毫毛变作假身立在原地,他却将“真身出神”,去办别的事情。

妖魔鬼怪死不了。孙悟空一路打死许多妖怪,但那些有神仙背景的妖怪,如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犼、太上老君的童子金角和银角等战败,孙悟空要打死时,就有神仙出面救驾,或者“且莫动手”,或者“饶他命吧”,使这些妖怪得以活命,回归原位。

《西游记》的重复还有许多。这些重复,回环往复,曲折离奇,看得人眼花缭乱,令人百读不厌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这与《西游记》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有很大关系。重复是民间传说和故事常见的叙事手法,具有推动情节发展、塑造人物形象、增强故事感染力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。《西游记》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,絮絮叨叨向人们把取经路上的故事娓娓道来,善哉!善哉!